

细说元朝

黎东方 著



黎东方
作品

细说元朝

黎东方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细说元朝 / 黎东方著.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5
(黎东方作品)

ISBN 978 - 7 - 100 - 11212 - 3

I. ①细… II. ①黎… III. ①中国历史 — 元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4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07204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细 说 元 朝

黎东方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 东 临 沂 新 华 印 刷 物 流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1212 - 3

2015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 55.00元

自序

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

谢谢《新生报》王社长、童副总编辑，与有关的几位先生，他们勉励我闯这一关。

我在闯关的中途，生了一场大病，幸亏有丁农、田可高、林克炤三位医士与几位亲友救了我。病后，我未敢等待健康完全复原，便鼓起余勇，把这关闯完。

闯完了关以后，我又把若干章彻底改编了一下，让单行本比连载的原稿眉目清楚一些。

每一种断代史，都是终生研究也研究不完的，而元朝这一代尤其是如此。这一部《细说元朝》只不过是个人关于元朝的研究的开端而已，同时也算是贡献给未来的同好之士一种铺路工作。

在我以前，柯绍忞与屠寄，以及钱大昕、沈曾植与王静安先生，姚从吾与札齐斯钦两位教授，法德日美的若干蒙古史专家，也曾经为我铺了路。

现在，我又得暂时放下元朝，准备我的次一工作，《细说宋朝》了。

目 录

自序

- | | | |
|----|------------|-----|
| 一 | 源远流长 | 001 |
| 二 | 寡妇孤儿 | 015 |
| 三 | 失妻，夺回 | 020 |
| 四 | 盟兄分手 | 023 |
| 五 | 义父信谗 | 029 |
| 六 | 吞并南部乃蛮 | 032 |
| 七 | 吞并北部乃蛮 | 035 |
| 八 | 受推为“成吉思可汗” | 037 |
| 九 | 组织雏形的帝国政府 | 042 |
| 一〇 | 讨伐西夏 | 046 |
| 一一 | 受畏吾儿之降 | 053 |
| 一二 | 受斡亦剌惕等部之降 | 058 |
| 一三 | 囊括西辽旧壤 | 060 |
| 一四 | 消灭花刺子模 | 065 |
| 一五 | 击溃钦察人与俄罗斯人 | 071 |
| 一六 | 伐金 | 075 |
| 一七 | 灭金 | 091 |
| 一八 | 金宋之间 | 102 |

一九	宋与蒙古之间	106
二〇	蒙古汉军	121
二一	成吉思可汗的遗产	123
二二	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个可汗得位的经过	128
二三	与忽必烈争夺可汗大位的四个人	133
二四	海都对铁穆耳可汗也不承认	139
二五	硕德八剌以后八个可汗的继位纠纷	141
二六	蒙古可汗与元朝皇帝的名单	142
二七	耶律楚材	144
二八	耶律铸、察罕、孛鲁合	152
二九	王文统	154
三〇	姚枢	157
三一	阿合马	160
三二	卢世荣	168
三三	桑哥	172
三四	完泽	177
三五	脱虎脱	178
三六	六部	180
三七	中央的其他机构	183
三八	行省	184
三九	达鲁花赤	191
四〇	路、府、州、县	192
四一	其他的地方机构	199
四二	四大汗国	200
四三	马可·波罗	202
四四	南方民众的反抗	209

四五	宋末诸儒	211
四六	经学	215
四七	史学	217
四八	文学	221
四九	成宗铁穆耳	228
五〇	武宗海山	233
五一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237
五二	英宗硕德八剌	241
五三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	243
五四	文宗图帖睦尔	246
五五	惠宗(顺帝)妥懽帖睦尔	251

一 源远流长

“蒙古”这一个名词，蒙文的字义，并不是彭大雅所说的“银”（《黑鞑事略》），也不是萧特所说的“勇士”（《大英百科全书》，“Mongols”条），而是“永恒的河”。首先做如此解释的，是札齐斯钦教授（姚译《蒙古秘史》第五十二节附注）。

我以为这“永恒的河”不仅仅是预祝幸运的部落之名。它确有所指，而所指的是“蒙兀室韦”之北的“望建河”。“望”字的古音从“m”，不从“w”。今天的上海话，仍把“望”读成“芒”，去声。“建”字的古音，从“k”或出气的“g”，不从“jh”。今天的台湾话，仍把“建”读成“给因”，去声。

望建河与蒙兀室韦，见于《旧唐书·室韦传》。看《室韦传》的口气，很像是把整个的黑龙江都称为望建河。“永恒的河”四字，黑龙江自然是当之无愧。即使我们追步津田左右吉与王静安（国维）先生的后尘，用严格的标准检讨《室韦传》，说它的作者误于传闻，事实上望建河并非整个黑龙江，而是黑龙江上游的一支：源出俱轮泊（呼伦泊）的额尔古讷河。然而，这额尔古讷河从呼伦泊流到与石勒喀河汇合而成黑龙江之处，也够宽够长，够得上称为“永恒的河”。

蒙兀室韦，只是室韦的若干部落之一。与蒙兀室韦夹望建河而对峙的，有“落俎室韦”。在他们的西边，有“大室韦”。“大室韦”的西边，有“东室韦”。东室韦的西边，有西室韦。西室韦的西南边，是呼伦泊。呼伦泊的西南，有葛塞支部落、移塞没部落、乌素固部落。乌素固部落与当时的回纥相邻接。此外，在柳城（热河朝阳）的东北，直至大兴安

岭的山麓，也都有若干室韦部落。

这些室韦部落，在汉朝不曾有人说过，很像是到了北魏之时，才突如其来、出现于今日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和辽宁省东部。事实上，他们的祖先，早就生活繁衍于这个区域了。“室韦”二字，依照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看法，与“鲜卑”二字同音同义，是一个名词的两种译法。

鲜卑这一个名称，常被汉朝以后的史家滥用，因此而兼指了很多的部族与部落。真正的鲜卑，只是东胡的西支。他们的领袖檀石槐，于东汉桓帝之时成为“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的霸主。檀石槐死于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183年），传位给儿子和连。和连死后，和连的侄儿魁头继位。其后，和连的儿子騫曼与魁头争位，鲜卑因而中衰。魁头死后，魁头的弟弟步度根，与鲜卑的另一新兴领袖轲比能分据东西，而轲比能的势力较大。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乞伏氏、秃发氏，皆被称为鲜卑。慕容氏之为鲜卑，没有什么问题。拓跋氏，伯希和以为是在语言上属于突厥语系，然而他所据以判断的拓跋氏词汇极少，因此他的说法迄今仍未成为学术界的定论。我们姑且仍依《魏书》，把拓跋氏认作鲜卑。宇文氏呢，曾经被称为“乌丸鲜卑”，显然就是乌桓，属于东胡的东支，与女真满洲相近。乞伏氏起家陇右，秃发氏发迹河西，这两氏是否是鲜卑，亦成问题。秃发氏又似乎与拓跋氏本为一家，如果拓跋氏是鲜卑，秃发氏便可能也是鲜卑了。

室韦的名称，最初见于魏收的《魏书》，写作“失韦”。魏收说，失韦人的语言，和库莫、奚、契丹、豆莫娄等国的人相同。唐朝李延寿编《北史》，把失韦改写为室韦，补充了一些部落的名称，并且说，“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五代后晋的刘昫编《旧唐书》，把部落的名称增加了很多，其中的一个便是望建河之南的蒙兀室韦。

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说契丹在唐僖宗之时出了一位国王，名叫沁丹。此人“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残食诸郡，达靺、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这一位沁丹，是辽太祖以前的契丹领袖。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对室韦各部落颇用了几次兵。就大体来说，室韦各部落对契丹的帝室相当服从。

脱脱所主修的《辽史》，成于元朝末年。当时的史臣很讳言元朝祖先对辽的关系，他们只在道宗本纪留下了两条“萌古国遣使来聘”。一条在道宗太康十年二月，一条在同年三月（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道宗的继位者天祚皇帝受女真打击，常得“谟葛失”援助。这谟葛失三字很像人名，其实，“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

谟葛失一面援助辽朝的天祚皇帝，一面也和新兴的女真建立友好关系。《金史·太祖本纪》说，“天辅六年五月，谟葛失遣其子菴尼括失贡方物”。天辅六年相当于辽朝天祚皇帝的保大二年，宋朝的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

这位菴尼括失，我们在现有的蒙古史料之中找不出来。应该详细记载蒙古及其帝室先世的《金史》，把金对蒙古和战的事闪烁其词。这不怪职司记载的金之史臣，而该怪写定《金史》的元之史臣。《金史·章宗本纪》，提起了“北边”的军事，而并不说明“北边”的敌人是谁，只一度说出带兵官移刺睹等为“广吉刺部兵所败，死之”。王静安先生说，这广吉刺部便是《元朝秘史》之中的“翁吉刺”，《元史》之中的“弘吉刺”。

蒙兀室韦在金朝的时候已经发展为一大部族，被政府称为“萌骨部族”。室韦的其他部落，先后遭受辽金两朝政府打击或吸收，多数不再被人提起。

蒙兀部族及其血统相近的人向南延伸，到达了呼伦泊、贝尔泊、喀尔喀河（合塔斤族及撒勒只兀惕族）；向西延伸，到达了斡难（鄂嫩）河

与克鲁伦河的河源（孛儿只斤族）；向西北延伸，到达了贝加尔湖沿岸（篾儿乞惕族与瓦剌族）；向西南延伸，到达了阴山山脉之北（汪古族）。

蒙兀人何以能够起来得如此之快，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他们的子弟参加了金朝政府的乱军（称为“萌骨乱”），可说是转弱为强的原因之一。不过，十几个其他的部族也参加了乱军。蒙兀人的发祥地，比起其他的室韦部落，是除了落俎室韦以外，离开辽金二朝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可谓最远，因此而遭受打击的机会较少，于是休养生息，形成一个大国。

这个新兴的大国，虽则在金太宗天会七年（1125年）“举部降金”，却在十七年以后，使得金朝政府为其所“困”（《宋史·洪皓传》）。到了金世宗金章宗之时，政府的大军便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有事于“北边”了。大定七年（1167年），负责征剿萌骨的是移刺子敬；大定十年与十一年（1170年与1171年），是（完颜）宗叙；大定十七年（1177年），是宗颜觐古；明昌六年（1195年）至承安三年（1198年）是夹谷清臣、右丞相（完颜）襄与（完颜）宗浩。移刺子敬、（完颜）宗叙、宗颜觐古，这三人和蒙兀部族的何人交手，无考。夹谷清臣的对手方，据王静安先生考证，是呼伦泊之东的合塔斤族与撒勒只兀惕族。右丞相（完颜）襄的对手方，本是蒙兀的某一氏族，却因偏军被阻鞞（鞞鞞）所包围，于是改向鞞鞞进攻，追他们追到了呼伦泊西北三百多里的斡里札河（乌里杂河）。（完颜）宗浩的对手方，是广吉刺（翁吉刺）部长忒里虎、合底忻（合塔斤）部长白古带、山只昆（撒勒只兀惕）部长胡必刺。白古带与胡必刺均向（完颜）宗浩屈服。胡必刺告诉宗浩说，在他的山只昆部之中，有“必烈士”，住在移米河（伊敏河），“不肯偕降，乞讨之”。王静安先生以为这必烈士便是《蒙古秘史》之中的“别勒古讷惕”。所谓别勒古讷惕，原为朵奔·篾儿干第二个儿子别勒古讷台的后代，正如成吉思可汗是朵奔·篾儿干第五个儿子孛端察儿的后代。

有人说，孛端察儿不是朵奔·篾儿干的第五个儿子，而是朵奔·篾

儿干第三个儿子。又有人说，孛端察儿根本不是朵奔·篾儿干的儿子，而是他的寡妇阿兰美人与“一道白光”之神所生的儿子。

孛端察儿在成吉思可汗的祖先之中，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在孛以前，有过十二代；在孛以后，也有过十二代。从第一代的祖先，名叫“苍狼”的数起，数到第二十五代，便是成吉思可汗，而孛恰好是第十三代。

苍狼的名字，在明朝初年被人从蒙古话译成北京话写作孛儿帖·赤那（《蒙古秘史》）；在清朝初年又被人写作博尔忒·漆诺（《蒙古世系谱》）。

《新元史》的作者柯绍忒，比起《元史》的主编人宋濂，也是略逊一筹。宋濂懂得孔子“断自唐虞”的大手法，把成吉思可汗的祖先只从孛端察儿讲起。柯绍忒有了《蒙古秘史》作为参考，本有把历史向上推的权力，却不该盲目地抄袭波斯人拉施特的《史集》，说“蒙古之先，出于突厥”。这与《蒙古世系谱》的著者把成吉思可汗的祖宗说成印度人，同样荒谬。

《蒙古秘史》是一部极好的史料，而其中的问题极多。能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或若干个，便足够资格受博士学位。我有一位美国朋友约翰·史屈特，便是因研究了《蒙古秘史》写成时的蒙文语法，而获得博士学位，并且进一步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的。此外又有一人，因研究明初《蒙古秘史》的汉文音译，说出当时汉字的读音，也得了博士而在另一个州立大学教书。

《蒙古秘史》的第一段，据明初译本，是说苍狼与白鹿先渡过“腾汲思湖”，才来到斡难河源头的兀儿罕山。这“腾汲思湖”指的是什么湖？就是一篇博士论文的好题目。原来在蒙古文里面，“腾汲思”便是湖。这个“腾汲思湖”，岂不是“湖湖”了么？伯希和不理这一套，干脆把它翻译成“海”。

也许，苍狼先生和他的太太白鹿女士，是来自贝加尔湖的那一边吧！贝加尔湖，比起里海来，更是既像湖，也像海呢！

在成吉思可汗的时候，贝加尔湖的东边与西边，都有蒙古人。他们属于篾儿乞惕族与瓦剌族。然而，在苍狼先生与白鹿女士之时，亦即早于成吉思可汗二十四代之时，我们便不敢再说当时能有蒙古人在贝加尔湖的那一边了。色楞格河下游，直至唐朝中叶，为属于突厥语系的回鹘部族所占据。鄂尔浑河流域，是突厥本族的地盘。土拉河流域，在成吉思可汗之时，是克烈族的领土。克烈族是蒙古人还是属于突厥语系的人，今天还没有定论，而相信他们是属于突厥语系的学者较多。（当然，语言和血统不一定是符合的，说突厥话的人未必就是突厥人。反之，说蒙古话的，也未必是蒙古人。）

最初见于中国历史官书的“蒙古人”，是额尔古讷河之东、黑龙江之南、大兴安岭之西、呼伦泊之北的“蒙兀室韦”。那时候，是唐朝初年，公元7世纪，比成吉思可汗早六百年。室韦之未“分”为若干部，或若干部的名称之未曾为长城以南的人知道，或室韦之入居或定居额尔古讷河与大兴安岭之间，自然是更早于唐朝初年了。《魏书》上已有室韦。北魏是在公元4世纪开始的。况且，汉朝的时候已有鲜卑，而鲜卑于以前被笼统称为东胡之时，住在中国东北，比起商周两朝统治中原还要早些。

我倒有点儿以为，苍狼先生与白鹿女士所渡过的腾汲思，既非里海，亦非贝加尔湖，而是呼伦泊。这不过是我的一个真正假设。他们可能是先由蒙兀部落的所在地南下，到了呼伦泊之东，然后由于渔猎生活的需要而渡过呼伦泊，走向西面，来到了斡难河的河源不儿罕山，便在这山下住了下来。

他们两人在不儿罕山生子生孙，子子孙孙，一直住到了成吉思可汗之时。他们的儿子叫作巴塔赤罕。此人并非“可汗”或小于可汗的“汗”。所谓“罕”，在蒙文里等于“汗”，可以指君王，也可以作为男子的美称（像北京话的“少爷”、“老爷”）。

巴塔赤罕的儿子，叫作塔马察。塔马察的儿子，叫作“射箭能手豁

里察儿”。当时的蒙古话，射箭能手是“箠儿干”。箠儿干在今天的蒙古话之中，却有“贤者”或“聪明人”之意。（这也是札齐斯钦教授说的。我可以加上一句：汉文满洲话中的“墨尔根”与此意思相同。清朝初年的“墨尔根岱青”是其一例。）

豁里察儿的曾孙，叫作“大眼睛”（也客·你敦）。这分明是绰号，而不是真名，然而他的真名却因为有了这绰号而失传。“大眼睛”的绰号，也不算坏，眼睛大，漂亮，也是胆量大的象征。

大眼睛的曾孙孛儿只吉歹，又是一个射箭能手。此人的太太，名字叫作“蒙古美人”（忙豁勒真·豁阿）。孛儿只吉歹的儿子，是脱罗豁勒真·伯颜。“伯颜”读作“巴颜”才对（Bayan），意思是“财主”。这位财主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瞎了一只眼，叫作“一只眼都蛙”，小儿子便是朵奔·箠儿干（也是一位“射箭能手”）。

我们暂且结一结苍狼先生以来的账：

苍狼——巴塔赤少爷（或老爷）——塔马察——射箭能手豁里察儿——阿兀站·李罗温勒——撒里·合察兀——大眼睛（也客·你敦）——捋锁赤——合儿出——射箭能手孛儿只吉歹——脱罗豁勒真·伯颜——
一只眼都蛙
射箭能手朵奔

一只眼都蛙替弟弟朵奔找到一位叫作阿兰美人的做媳妇。这阿兰美人的父亲是秃马惕（土默特）部的部长，母亲是巴尔虎部的部长之女，也是一位美人。

一只眼都蛙有四个儿子。死后，四个儿子不愿与叔叔朵奔同居，分门分户，成为其后杜尔伯特部（四族部）的祖先。

朵奔与阿兰美人生下两个儿子：不古讷台，其后成为不古讷惕部的始祖；别勒古讷台，其后成为别勒古讷惕部的始祖。

朵奔死后，阿兰美人寡居，又生了三个儿子（《蒙古秘史》）：牡鹿合塔吉，是其后勤塔斤部的始祖；犍牛撒勒只，是其后勤勒只兀惕部的始祖；傻子孛端察儿，是其后勤儿只斤（博尔济锦）部的始祖。

《元史》说阿兰夫人寡居以后只生了傻子孛端察儿一个人，而她之所以能寡居生儿，是因为“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元史》并且以为阿兰于丈夫尚在之时所生的儿子是博寒葛答黑（牡鹿合塔吉）与博合睹撒里（犍牛撒勒只），而不是如《蒙古秘史》所云，为不古讷台与别勒古讷台。

《蒙古秘史》记下了阿兰自己所说的话：“每天夜里有黄白色的人，借着天窗和门额上露天地方的光，进到帐里来……出去的时候，借着日月的光，俨如黄狗一般，（摇摇摆摆地）……飘升着出去了。”

阿兰死后，兄弟五人分家。四个哥哥都欺负傻子孛端察儿，不给他任何家私（食粮与牲畜）。孛端察儿很气，自言自语地说道：“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他于是便骑了自己仅有的背上生疮的马，去到了巴勒谄小河（巴尔吉尔河？）的河中之洲，搭了一个草棚子独住。不久，他捉到一只鹰，利用这鹰捕野鸭子吃，也用箭射死为群狼所困的野兽，甚至吃那些狼所吃剩下的东西。附近在统格黎克河边有一群牧人，他常常去找他们，向他们讨酸马奶子喝。

这样，过了一年，他的一个哥哥来找。这位哥哥是牡鹿合塔吉。他跟随这位哥哥回不儿罕山的老家；其后，就引了四个哥哥又来统格黎克河边这些牧人的放牧之处，将他们征服，于是便有了牛羊，也有了“使唤的人”。孛端察儿而且也捡得了一个妻子、身已怀孕的兀良哈妇人。（兀良哈的原义是，“树林中打牲口的人”，也就是渔猎之民；这时候也已成为部落之名。）她说，她属于札儿赤兀惕族，阿当罕氏。我们不妨称她为阿当罕氏夫人。阿当罕氏夫人带来的将生之子，叫札只刺歹。札只刺歹的后裔，成为札只刺惕氏。其中的一人札木合，是成吉思可汗的好友，

其后变成成吉思可汗的仇敌。

阿当罕氏夫人替孛端察儿生了一个儿子，巴阿里歹。此人的后裔成为巴阿邻氏。

阿当罕氏夫人不是孛端察儿的“正妻”。孛端察儿的正妻叫什么名字，今已无考，这位正妻所生的儿子，勇士合必赤，便是成吉思汗的“曾祖的曾祖的曾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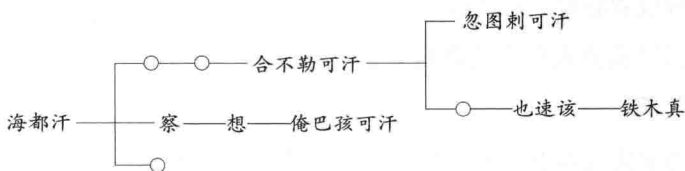
勇士合必赤的曾孙海都，早年丧父，靠叔父勇士纳臣扶立为汗。

《元朝秘史》说那莫伦是海都的母亲，《元史》说她是海都的祖母，《元史》对。屠寄根据拉施特的书，也说她是海都的祖母（却把她的名字写成莫挈伦）。那莫伦游牧到清朝车臣汗的所在地，定居在诺赛儿吉与黑山之间，养了很多的牛羊，一群一群地按照毛色来分别放牧在山谷之中。不幸，来了几十车子的札刺亦儿族的老人与小孩子（他们的壮丁已为辽朝政府的兵击溃）。有若干札刺亦儿族的小孩子在那莫伦的牧地掘草根做食粮。那莫伦一怒而驾了车冲去，辗伤了很多，辗死了几个。不久，札刺亦儿族的壮丁便把那莫伦的马群完全裹走。那莫伦和六个儿子去追，都被札刺亦儿人杀死。只有纳臣幸免于难。他不在家，和巴尔虎族住在一起。他的岳父是巴尔虎人。

纳臣从岳父那里回来，救出侄儿海都与“十几个老太婆”，抢回马群，带去巴尔虎部；其后辅佐海都，立他为汗，兼有巴尔虎部与怯谷部，并且征服了札刺亦儿部。

海都可算是蒙古人的第一个汗（khan），虽则不是可汗（khaghan）。汗是王，可汗是皇帝。（成吉思可汗是可汗，不是汗；一般书籍中称他为“成吉思汗”，习非成是。）

海都的大儿子的一个孙子，是合不勒可汗。海都的二儿子的一个孙子，是俺巴孩可汗。合不勒可汗的第四个儿子，是忽图刺可汗。这三个可汗，是成吉思以前的三个可汗。



上边表上的“察”字，代表察刺孩·领忽的全名。“想”字代表想昆·必勒格的全名。姚从吾先生译《蒙古秘史》，所据的本子与伯希和所据的相同，以俺巴孩为想的弟弟。我这张表，所根据的却是海尼士所译的本子。

察刺孩是一个“领忽”。日本那珂通世博士以为这“领忽”是汉文中的“令公”。洪钧以为是辽朝的官名，“详稳”之下的“令稳”。我以为这“领忽”是否与“翎侯”有关系，值得研究。

想昆·必勒格，据《蒙兀儿史记》的著者屠寄说，是“详稳·贝勒”：上半段是辽朝政府给他的官，下半段是他在部落内自称的头衔。喇锡德的书中，说察刺孩·领忽的儿子之一是“莎儿郭图鲁·赤那”。莎的儿子是俺巴孩。屠寄认为，莎与想是一个人。本名叫莎儿郭图鲁·赤那，而官名与称号是想昆。

看起来，屠寄的解释是对的。海都虽则贵为一部之长、几部之霸，尚不曾获得辽朝政府的重视。他的儿子察刺孩，才受封为一世袭的小官。察的儿子莎儿郭图鲁·赤那，地位更进一步，做了“详稳”，差不多等于唐朝羁縻州的都督。

在莎死后，他的侄儿合不勒当了可汗，成为全部蒙古部族的领袖。合不勒死后，才由莎的儿子俺巴孩担任可汗。俺巴孩死后，于是又由合不勒的儿子忽图刺担任可汗。

合不勒可汗的父亲，是“聪明的”屯必乃；屯必乃的父亲，是“刚强粗暴的”伯·升豁儿。总而言之，这两人似乎均没有怎样大的官职。合不勒之所以当了可汗，可能是经过推选，正如中古日耳曼人的国王与